2026.11.23 星期一
主编｜陈耿 版式｜许丽 检校｜招志云 蔡法
海南日报

南唐故地访钦陵

一陵锁三代 半卷词中收

■ 周秦汉



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“南唐二陵”（钦陵和顺陵，分别是李煜祖父李昇和父亲李璟的陵寝）航拍图。 资料图

【编者按】

南唐虽偏安一隅，却以三十八年国祚，在词史与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其开国君主——烈祖李昇的钦陵，便是打开这段历史的密钥。

实地探访南京祖堂山南麓的钦陵，以地宫星图、青石沟槽等实物为引，可以串联起李昇逆袭称帝、李璟拓土难守、李煜奉表出降的家族轨迹，体悟“文人皇帝”细腻的精神气质，完成一次跨越千年的回望。



钦陵中室。 周秦汉 摄



钦陵甬道。 周秦汉 摄

避开众多热门打卡地，探访了颇为小众的钦陵，这给我的南京之旅留下了别样的记忆。

提起李昇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，但提起南唐后主李煜，鲜有人不知，他的亲爷爷便是李昇，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开国君主——烈祖。其陵寝便是钦陵，又叫永陵，坐落在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，距主城区有不短的车程。路途崎岖，少见人烟，唯有古树绿荫如盖，给湿热空气稍添清凉。

《葬书》中说：“葬者，乘生气也。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。”钦陵初修时，也许意在通过水这一介质，达到藏风聚气的效果。沧海桑田，如今地貌已改，曾经好风水的帝王陵成了旅游景点。

绕百亩荷塘、穿一片树林，来到一土丘旁。丘高约五米，径三十米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太子坟”。与汉唐君主陵墓相比，此坟不甚起眼。若非土丘匾额上书“钦陵”两个大字，谁又会相信——这是一代草根逆袭的传奇君主南唐烈祖长眠之地？史书中，李昇以仁义著称，在位时仿效汉文帝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、减少征战。去世后，在江南地区为其子李璟、其孙李煜留下了十国中最富庶的政权，也为后世留下了能窥见当时社会风貌和美学范式的载体——钦陵。

步入地宫，顿感一阵入骨寒意，与室外仿若两季。钦陵分前、中、后三主室，两侧各附侧室；若借地面宫殿制度作一比拟，颇似外朝、内朝与寝息之所。我缓缓步入，来到两座武士浮雕拱卫的地宫内室门前。只见内壁上仿木结构的立枋、阑额、柱头枋及檐檐枋共同组成一斗三升式斗拱，墙上彩绘柿蒂纹、牡丹纹、蕙草云纹等较常见的富贵花卉纹样。有学者认为，这些彩绘近于画家徐熙一派的“妆堂花”的意趣，或许可从中窥见南唐美学中求“真”的一面。只是这“真”字值得细细品味，或许是融合了魏晋风骨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自然之风，或许还有宋元时期追求的淡逸。

从秦始皇陵开始，“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”，将宇宙的概念引入墓葬中以后，这一墓葬形式遂成为帝王陵墓的主流。李昇钦陵与李璟顺陵的后室墓顶，均绘有星象图。钦陵东墙绘有朱红色的初升旭日，与西壁上淡蓝色的明月相呼应。此外，能看到钦陵墓顶绘满了各种星宿，正中或许是象征天河的空白。每颗星星都以朱线勾出轮廓，中填石青，有的星宿以朱线勾连成星座。只是原绘历时千载，多有损泐，今之所见已掺入后世摹绘与复原的成分（1950 年发掘后曾揭顶修缮，原迹不全）。立而观者，难以看清整幅星象图，唯独躺在墓室中的李昇本尊才能一览全貌：墓顶彩绘着天空，后室地面以青石铺墁，上浅刻曲折沟槽以象征江河。置身其中，宛如身处大自然。生前手握权柄，死后也坐拥天下，这是李昇等帝王的雄心，也是终成泡影的奢望。

李昇开创的南唐政权，只是五代时期偏安一隅的割据小政权，仅仅延续了三代，史学界通常说“享国三十八年”。李昇幼年失怙，战乱中与家人失散，辗转至濠、泗之间，为吴太祖杨行密所得，后交权臣徐温抚养，改名徐知诰。后来，李昇受吴睿帝之封为齐王，建齐国，继而恢复李姓，虽血统存疑，但自称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裔，改国号为“唐”，史称“南唐”。其子李璟趁闽、楚内乱出兵进取，一度据有其地，却未能巩固，其后取帝号自称国主，向后周、北宋称臣。至于那位写出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诗人李煜，是李昇的孙子。他取“唐”国号，改称“江南国主”，宋军攻占金陵时奉表出降。烈祖称帝，中主、后主先后削帝号称国主，后世遂以“一帝二主”概称之，而南唐的国祚，也终结于这一次出降。

前期，李昇勤于政事，坚守吴国旧地，与民生息，无意向外扩张。据陆游《南唐书》载，冯延巳曾讥李昇为“田舍翁”，实为士大夫间笑谈。吴越遭遇自然灾害，南唐群臣建议趁势取之，李昇以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为由拒绝，反而遣使安抚慰问。只是多年之后，与北宋东西合力攻入金陵的，正是吴越。李昇地下有知，不知当作何感想。这或许是他身为文人皇帝的悲哀，也是其崇道尚仁的个性所致。

“一点分明值万金，开时惟怕冷风侵。主人若也勤挑拨，敢向尊前不尽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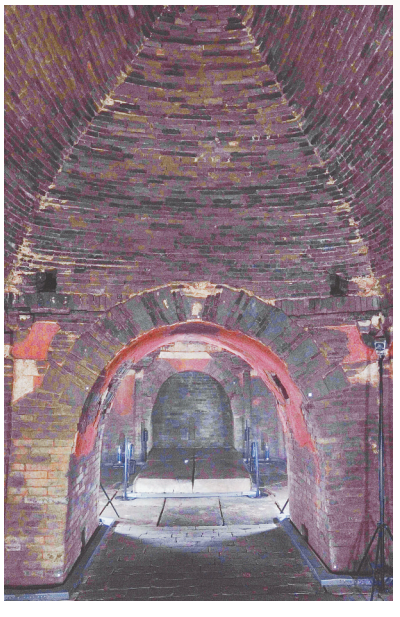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全唐诗》收录的李昇诗歌《咏灯》，据说是为其养父徐温所作，以表达对其养育之恩的感激，从中或可稍窥九岁少年的微妙心思。后来，李昇因服用丹药中毒生疮而死。他骨子里的文人之仁，经李璟传给了李煜，让其有了“千古词帝”之称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“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等词，至今脍炙人口，也令后世对南唐这个小政权多了些关注。

李昇以守成为计，只求与民休息。其子李璟即位后却反其道而行，用兵闽、楚，得地而不能守，终至自累。到了李煜掌权，又一反其祖父崇道的取向而笃信佛教。他一方面延续其父政策向宋岁供，另一方面想与吴越合作抗宋，还想重拾其祖父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又想进行货币改革重振国库……文人的心思左右摇摆，诸般政策都未能贯彻到底，最终只得出降，做了亡国之君。又因词中故国之思过于浓郁，后世野史多传他为宋太宗赵光义所害，《宋史》载其葬于洛阳北邙山。

也因如此，南唐的“一帝二主”，只在古都南京留下了钦陵和顺陵两座陵墓。

从祖堂山到北邙山，南唐三代统治者理想抱负、醉生梦死并存，与李煜“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”的总结、回望，形成了令人叹息不已的历史闭环。

游山水养眼，观古迹养性。在南京访南唐旧迹，阅古史，是为乐趣。



顺陵中室。 周秦汉 摄